

# 《鬼谷子》出于《苏子》考

— 由《战国策》看《苏子》的原貌

张劲锋\*

## <目 录>

1. 绪 论
2. 《苏子》当为《鬼谷子》之祖本
3. 《鬼谷子》的成书与《苏子》的消亡
4. 由《战国策》论《苏子》之原貌

## 1. 绪 论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著有《苏子》三十一篇，《汉书·主父偃传》言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服虔注称：“苏秦法百家书说也。”《汉书·杜周传》“业因势而抵嵬”句下，服虔注亦言：“苏秦书有此法。”此两处，服虔所注之“苏秦法”“苏秦书”当即《汉志》所载之《苏子》。但到了《隋书·经籍志》却已不见《苏子》之名，后代学者对于《苏子》是否亡佚，其与《鬼谷子》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内容是什么，产生了诸多分歧。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一是各家都站在《苏子》或《鬼谷子》的角度上，为提高某书的地位，主张甲书之真而称乙书为伪；二是因对《苏子》与《鬼谷子》关系认识的不同，导致对《苏子》的内容产生了不同的猜测。这两种原因，究其根本，都在于缺乏一个必要的参照，不能跳出对某书的单独考察，忽视了古书的形成、编定与流传的普遍规律。我们可以与二书具有

\*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深厚渊源的《战国策》为参照，来讨论《苏子》与《鬼谷子》的关系，进而推测《苏子》的原貌。

## 2. 《苏子》当为《鬼谷子》之祖本

《隋书·艺文志》“纵横家”中不列《苏子》，而有“《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及“《鬼谷子》三卷，乐壹注”，此后历代书录“纵横家”中均只著《鬼谷子》而不见《苏子》。《鬼谷子》一书始著于《隋志》，而《汉志》无载，故以往有观点认为《鬼谷子》是后出的伪书。<sup>1)</sup>但仅因《汉志》无载便以《鬼谷子》为伪书，显然是难以成立的，经过多方比较，我们已经可以得出《鬼谷子》虽未必鬼谷子手著，但确实载有战国文献的结论，此前人述备，我们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sup>2)</sup>

胡应麟《四部正讹》虽主张《鬼谷子》为伪书，但同时还认为《鬼谷子》是汉人本《苏子》《张子》二书之言荟萃而成的。该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也就是即便《鬼谷子》真的是荟萃他书而成的，它也不是后人凭空捏造而来的，很可能是继承了大部分《苏子》的文本。《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其下《索隐》称：“此出《鬼谷子》，迁引之以成其章。”可见《鬼谷子》所载内容是有一部分见诸西汉的。司马贞还说：“乐壹注《鬼谷子》书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更是确定《鬼谷子》是苏秦托名鬼谷所作。而《汉书·杜周传》下服虔注言：“谓罪败而复捭弹之，苏秦书有此法。”颜师古亦注称：“言击其危险之处，《鬼谷》有《抵戏篇》也。”《鬼谷子》与《苏子》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重合。可见《鬼谷子》与《苏子》、苏秦书、苏秦法之间确实存在文本上的联系。

1) 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6-340页。

2) 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136页。

其实，由于二书文本上的联系，以及《鬼谷子》代《苏子》而出现，所以《苏子》为《鬼谷子》之祖本、《鬼谷子》的内容源自《苏子》的观点由来已久。便有学者认为所谓《鬼谷子》实际上即是《苏子》，故《隋志》不另著《苏子》。如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言：“乐壹有苏秦假名鬼谷之语，而《鬼谷子》有《阴符》七术及《揣》《摩》二篇，合之《秦策》所记，则《鬼谷子》乃苏秦书明矣。”王应麟所言《鬼谷子》为“苏秦书”，实际上就是说《鬼谷子》即《苏子》。但是，从《隋志》中《鬼谷子》堪堪三卷的篇幅看，即便如王应麟所说，《鬼谷子》也只能是亡缺后的《苏子》。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亦称“服虔为汉经师大儒，其言尤可信也”，并提出“或本苏秦述其师说，故刘向《别录》原题《鬼谷子》。《班志》本《七略》，从其核实，题名《苏子》，未可知也。”俞樾《〈鬼谷子〉真伪考》也认为《鬼谷子》“大体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作”，但与顾说不同，以为《鬼谷子》“在西汉之末世，已误乱为苏子书。……疑班志不录鬼谷，必在刘歆手时已误合为苏子书矣。”余嘉锡亦称：“盖《鬼谷子》为苏秦手著，其《战国策》中合纵说六国之词，不在此书之中。向合而编之，为《苏子》三十二篇，（或是秦、汉间为纵横说者所编。）故《鬼谷子》不别著录也。”<sup>3)</sup>顾、余等人均认为《鬼谷子》一书在西汉是存在的，皆以苏秦为作者，只不过顾实认为《鬼谷子》是班固“从其核实”将其改作《苏子》，俞樾、余嘉锡以为是刘向或刘歆，抑或秦汉间纵横家将《鬼谷子》编入了《苏子》之内，即《鬼谷子》是《苏子》的一部分。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鬼谷子》出自《苏子》，《苏子》为《鬼谷子》之祖本的成说，证据详实，是站得住的。但是，近年来又出现一种观点，认为《鬼谷子》虽不是伪书，但它既不是《苏子》，也不是《苏子》的一部分。<sup>4)</sup> 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观点进行全面的辨析。

首先，这一观点认为早在西汉时期，《鬼谷子》已在社会上流传，所以自然

3)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

4) 参见张世欣《〈鬼谷子〉三辨》，《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杜勇《鬼谷子著作时代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

与《苏子》无关。其证据在于刘向《说苑·善说》中的一则材料：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也。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中。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

因此处出现了“鬼谷子”之名，且《鬼谷子·内键》尹知章注“捷者，持之令固也。言君臣之际，上下之交，必内情相得，然后结固而不离”与“辨之、明之、持之、固之”相仿佛，其“修辞手法和游说纵横的意旨，与今本《鬼谷子》颇相一致”，便认为《善说》所引即今《鬼谷子·内键》篇佚文，推出“《鬼谷子》早在西汉时期已流布于世”。<sup>5)</sup>实际上，以上材料只能说明《善说》所引内容与《鬼谷子》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不能遽谓之为《鬼谷子》之佚文，况且对于《善说》所称之“鬼谷子”学界一般并不认可是书名，<sup>6)</sup>这是与《汉志》未著录《鬼谷子》的情况相符的，《说苑·善说》作为一个不恰当的“孤证”，尚不足以支撑所谓“西汉时，《鬼谷子》就已存世”的观点。

其次，认为《鬼谷子》一度被误称为《苏秦书》，这个《苏秦书》与《苏子》不是一部书，《隋志》将《苏秦书》更正为《鬼谷子》。这一论点也需要更深入地辨析。

这一观点的关捩，在于《史记正义》的一段佚文：“《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sup>7)</sup>乐壹此言，《史记索隐》亦载，而且《正义》提到阮孝绪《七录》中有“苏秦书”，故据此称“从乐注‘故假名鬼谷’来看，其书应即是《鬼谷子》”。<sup>8)</sup>此言没错，乐壹所注确为《鬼谷子》，由《隋志》可知，将“苏秦书”等同于《鬼谷子》也可，但是这些只能证明《鬼谷子》即“苏秦

5) 杜勇《鬼谷子著作时代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9页；夏德靠《苏子考辨》，《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

7) 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6页。

8) 许富宏：《〈鬼谷子〉的真伪及文学价值》，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书”，却无法证明“苏秦书”不是《苏子》（况且把《某子》称作《某书》也是常见的，如《荀子》又称《荀卿书》，以往诸家提及《苏秦书》时亦均指《苏子》），亦即无法推出《鬼谷子》不是《苏子》或《苏子》的一部分。

对于阮孝绪《七录》中的《苏秦书》不见载于《隋书·经籍志》的问题，有学者解释为“考《隋书·经籍志》之例，凡阮孝绪《七录》有，而《隋书·经籍志》目录所无者，皆注曰梁有某书，亡。”认为没有注“亡”的，“则书具存”，并由此得出结论：“可见，《苏秦书》并未亡佚。那么，《苏秦书》到哪去了呢？被《隋书·经籍志》的编者改名为《鬼谷子》。”<sup>9)</sup>这一推论仍无法证明《苏秦书》非《苏子》，相反却为《苏子》未亡而在《隋志》中改名为《鬼谷子》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还引《郡斋读书志》“《鬼谷子》，鬼谷先生撰……《隋志》以为苏秦书，《唐志》以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为证，称“晁氏的说法透露出《隋志》中是有《苏秦书》的”，之所以今日的《隋志》没有，是因为“自身错乱或亡佚了”。<sup>10)</sup>这样论证略显牵强，《隋志》若亡佚错乱怎么会恰巧丢掉《苏秦书》这几个字？况且晁氏所言之“苏秦书”亦不过本《旧唐书》而来即乐壹所注之《鬼谷子》，而不必另有一部《苏秦书》。

最后，《鬼谷子》有二卷本与三卷本之别，有观点进行了解释，认为二卷本是《苏子》，作者是苏秦，三卷者是《鬼谷子》，即原来的《苏秦书》，作者是鬼谷子，《苏子》与《鬼谷子》在北宋仍并行于世，二者内容不同。<sup>11)</sup>

所谓二卷本、三卷本，即《旧唐书·经籍志》所云“《鬼谷子》二卷，苏秦撰。又三卷，乐台（壹）撰。又三卷，尹知章注。”又《新唐书·艺文志》载“《鬼谷子》二卷，苏秦。乐台（壹）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但是揣两志之文，两种三卷本之所以多出来一卷，很可能是因为有乐壹或尹知章的注，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两种《鬼谷子》一种是《苏子》，另一种是《鬼谷子》。该观点之依靠有二：一是马国瀚的《苏子》佚文，一是所谓《太平御览》中的宋代《苏子》佚文，以这两者的内容与《鬼谷子》之不同，推出《苏

9) 许富宏：《〈鬼谷子〉的真伪及文学价值》，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10) 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11) 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子》（即所谓二卷本《鬼谷子》）与《鬼谷子》不同。但是，马国翰所辑《苏子》不过是将《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故事摭出罢了，并不能代表《苏子》的实际内容。而坚持该观点之学者所举的《苏子》佚文则更加不妥。

他们所谓《苏子》佚文，其实早有人发现，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及秦恩复《鬼谷子篇目考》均列出了以下三条，与《鬼谷子》相对比：

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叶耳，其与几何？

天子坐九重之内，树塞其门，旒以翳明，衡以隐听，鸾以抑驰。

兰以芳自烧，膏以肥自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秦恩复称：“案苏子三条，其文与鬼谷子不类，则鬼谷之非苏秦书明矣。”<sup>12)</sup>但实际上，此三条之《苏子》并非苏秦之《苏子》。《隋书·经籍志》在子部道家类中著曰：“梁有《苏子》七卷，晋北中郎参军苏彦撰。”以上三条都是道家苏彦之《苏子》，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也将它们都辑在苏彦《苏子》一书中。<sup>13)</sup>

今人又找到了此三条外更多的《苏子》“佚文”，称：“宋本《太平御览》引文，既有《鬼谷子》引文19条，又有《苏子》引文10条。可见，北宋初年，《苏子》《鬼谷子》两书仍并行于世。”<sup>14)</sup>经检核可知，他们所谓《太平御览》之10条《苏子》佚文，当即以下诸条：

夫子殆若露之托桐叶耳，其与几何？（卷十二）

蜀郡邓公呼吸成雾。（卷十五）

天子坐九重之内，树塞其门，旒以翳明，衡以隐听，鸾以抑驰。（卷七十六）

夫带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组，戴貂鹞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平警蹕叫呼而行，此诸侯之所谓荣华，时俗之所谓富贵也。（卷四百七十）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为文学何以知世之资。（卷六百七）

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载百王，纪治乱，莫过乎

12) 转引自张世欣：《〈鬼谷子〉三辨》，《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

13)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8页。

14) 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史》、《汉》（卷六百八）

夫走卒警蹕列呼而行，此诸侯之所谓荣华，世俗之所谓富贵也。（卷六百八十）

房丽者，赵之贤人，立东门之外，有行商车辖亡，丽告之，不悟；复更告之，商人怒曰：吾辖自亡，何须汝告，惠加于己，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卷七百七十三）

带方寸之印，施丈尺之组，戴鸛雀之毛，建千丈之城，此世俗之富贵也。（卷九百二十四）

兰以芳自烧，膏以肥自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卷九百八十三）

显然，它们都出自苏彦之《苏子》，尤其是“载百王，纪治乱，莫过于《史》、《汉》”一句，显非苏秦之《苏子》，所以，这些证据依然无法支撑《鬼谷子》并非出自《苏子》的观点。由此可见，无论《鬼谷子》真伪如何，但想要将其与《苏子》剥离开来，主张其独立性，是没有证据支持的。

我们将顾实、俞樾、余嘉锡等人的观点略作调整，然后加以融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今《鬼谷子》所载的篇目，在经过汉人的整理后，加入了一些其他当时流传的被称作是苏秦所著的纵横家作品或苏秦张仪故事，被编成了《苏子》。这部《苏子》是包含了《隋志》之《鬼谷子》所载内容的，《史记》所载之苏张同门故事，以及《太平御览》所引《鬼谷子》“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往见之”一事也收录在《苏子》之内，<sup>15)</sup>这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所本，只不过司马迁之时可能尚未有《苏子》。由此推断《苏子》当为《鬼谷子》之原本，《鬼谷子》所载的内容是出于《苏子》的。这样既回避了西汉是否真的有《鬼谷子》的问题，也照顾了《苏子》与《鬼谷子》文本上的联系，更不排斥《隋志》《鬼谷子》为荟萃《苏子》等书而成的观点。

www.kci.go.kr

15)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04页。

### 3. 《鬼谷子》的成书与《苏子》的消亡

但为什么到了《隋志》，《苏子》不见了，而出现了《鬼谷子》？《鬼谷子》究竟是如何成书的呢？

余嘉锡《古书通例》称：“后世所传，多是单行之本，其为自刘向校本内析出，抑或民间自有古本流传，不尽行用中秘书定著之本，皆不可知。”他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是《隋志》的《鬼谷子》是从刘向本即《苏子》中析出的，古时简帛笨重昂贵，加之古书多单篇流行的习惯，人们各取所需，把《鬼谷子》的内容从卷帙较多的《苏子》中抄出流传是合情合理的。二是《鬼谷子》所载的篇章被和其他材料编成《苏子》后，民间仍有这些篇章的“古本”单独流传，到了六朝，藏于官府的《苏子》出现了散佚或全部亡去，而在民间辗转传抄的本子却留了下来，乐壹为它作了注，到了隋代又更名为《鬼谷子》。

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言：“《鬼谷子》十四篇，本应当在《汉志》之《苏子》三十一篇中。盖《苏子》为总名，而《鬼谷子》其别目也……故后世《苏子》书亡，而《鬼谷子》犹以别行而存也。”包含了余嘉锡的两种设想。郑杰文在《鬼谷子天髓灵文》一书中，首先赞成“隋人乐壹所注《鬼谷子》是从《苏子》中剔出的”，同时又认为“鬼谷先生之《鬼谷子》与苏秦所录之《鬼谷子》一直并行于世。”综合顾实与郑杰文的观点，可以看出，余嘉锡所提出的两种情况并不相互排斥，而且应该是同时存在的。

即便真的存在《鬼谷子》所载篇章的民间古本，它在乐壹之时也仍被看做是“苏秦书”，很可能被当做《苏子》的一部分，因为它曾与《苏子》及从《苏子》中析出的单行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行流传，三者的界限不断模糊，所谓《鬼谷子》所载篇章的古本很难一直保持它的原始面貌，甚至在补缺校正的过程中，文本之间会发生渗透、转移、交换、覆盖，这是无法避免的，此从《战国策》《史记》以及《春秋后语》三者文本内容归属的争议便可知。<sup>16)</sup>



余嘉锡的两种设想，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即《苏子》在流传过程中一部分内容被单独析出并与可能存在的《鬼谷子》所载篇章的民间流行本相互融合，甚至《苏子》本身也在不断地亡阙，其余篇也很可能加入到上述两种文本之中，最终到了皇甫谧、乐壹手中做了注，也就形成了《隋志》中的两种三卷《鬼谷子》，由于它在流传组合中的偶然性，所以我们无法保证皇甫谧注本的内容与乐壹的完全一致。

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把《鬼谷子》所载篇章单独析出，经过组合后的苏秦书为什么又要定名为《鬼谷子》呢？

首先，从今天流传的十四篇《鬼谷子》看，它与《战国策》中那种故事、说辞不同，主要是一部纵横家的理论著作。但刘向等人出于“以人类书”的习惯做法，<sup>17)</sup>很可能把《鬼谷子》所载的篇章与其他苏秦游说的资料编排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在当时都被看做是苏秦所作、所述或所为。

但是，因为《史记》《战国策》等已经收录了很多可以看作案例的苏秦合纵说辞和故事，而其理论却只存于《苏子》之中，出于携带方便、节省成本、便于记诵等目的，纵横家的爱好者自然会将这一部分单独抄出，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搜集到其它类似的文字，如胡应麟所言，早于《苏子》亡佚的《张子》，它如果包含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很可能就会被“荟萃”入《鬼谷子》之中。从《太平御览》看，至少在北宋，《鬼谷子》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故事性的内容，但是到了今天却都已经不见了，可见这种将纵横理论从纵横故事中“提纯”出来的做法，到了宋代仍然有意无意地持续着。因为相传苏秦的纵横术由鬼谷子而来，又有“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的说法，所以《隋志》将“提纯”过的这一文本称作《鬼谷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汉武帝以后，官方对于苏秦张仪的学说一直采取贬抑的态度，如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卫绾奏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可其奏。严助出为会稽太守，武帝赐书亦言：“间

16) 张海明：《〈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7)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者，阔焉久不闻问，具有《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sup>18)</sup>《三国志·秦宓传》载：“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不与。在这种环境下，苏张纵横故事和说辞自然难以流传，有必要将《鬼谷子》所载篇章从这些故事和说辞中抽离出来，独立流传。

最后，在苏张纵横受到贬抑排斥的同时，随着神仙学说的发展，鬼谷子的地位却与日俱高。譙周《古史考》最先提出“鬼谷”实际上是“归谷”，亦即“归隐”之意，王嘉《拾遗记》便继承了这种说法，把鬼谷子塑造成了一个隐士。<sup>19)</sup>至南北朝之时，由于道教和玄学的昌炽，鬼谷子被拉入神仙行列，《真灵位业图》竟将其列为真仙，<sup>20)</sup>到了李善《文选注》中所引的《鬼谷子序》则言“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然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鬼谷”俨然已经成为了隐者高士的代称了。在这种影响下，出现了大量附会于鬼谷子的言语和故事，如鱼豢《典略》、袁淑《真隐传》、假托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等中都收录了一些，甚至在《隋志》中还有《鬼谷先生占气》一卷，在这种潮流下，《鬼谷子》所载篇章被从《苏子》中析出，或附加以其他他书内容荟萃而成《鬼谷子》是自然而然的。

对于这一过程，夏德靠认为：“随着魏晋六朝的隐逸、仙道思潮的兴起，鬼谷子受到重视，于是《鬼谷子》从《苏子》中分离出来而单独流行。”由于皇甫谧是见诸《隋志》的《鬼谷子》最早的注家，所以夏指出“这一工作很可能是皇甫谧所为，《鬼谷子》的书名也可能出自皇甫谧”。<sup>21)</sup>其实，前文已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苏子》、从《苏子》中析出的《鬼谷子》诸篇（可能被称为“苏秦书”）、《鬼谷子》诸篇的民间古本是并传的，所以这种析出工作，不可能是由皇甫谧个人完成的，析出的本子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不统一的，《隋志》所录《鬼谷子》的两个本子，应是在上述三个原因引领的潮流下，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经过数人之手，才最终形成的，对比《隋志》和新旧《唐志》、《太平御览》的佚

18) 《汉书》卷64上《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9页。

19) 王嘉撰、萧绮录：《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4页。

20) 王家葵：《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1页。

21) 夏德靠《苏子考辨》，《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

文以及今日之《鬼谷子》，这种演变可能在隋唐后还在继续。

实际上，这种在文献流传过程中，不同文献被合编在一起，后因某一部分地位的突出或其他原因，又被裁出别行的例子很多，如余嘉锡《古书通例》所举“《九章算术》，经张苍删补，当在阴阳家《张苍》十六篇内。《星传》出于黄帝，当在天文家《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内”等等，比比皆是。它反映了古代古书多非手著，且以单篇流行，篇章组成随意性强、极不稳定的独特形态，明晰了这种形态特征，有助于我们接下来讨论《苏子》《鬼谷子》与《战国策》的关系，进而通过《战国策》推测《苏子》的原貌。

#### 4. 由《战国策》论《苏子》之原貌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知，《鬼谷子》所载篇章，在汉代大体上都收载于《苏子》，由《太平御览》所引的佚文看，北宋的《鬼谷子》中是有苏张同门故事的，这说明，在《苏子》中除了纵横理论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以往对于《苏子》的内容存在大致两种不同的看法与猜测，且都与《战国策》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战国策》来讨论《苏子》的内容与原貌。

一种观点认为，《苏子》三十一篇即是《史记》《战国策》所载的苏秦故事和说辞，这在以往是一种惯常的看法。如沈钦韩《汉书疏证》称《苏子》：“今见于《史记》《国策》，灼然为苏秦者八篇，其短章不与。秦死后，苏代、苏厉等并有论说。《国策》通谓之苏子，又误为苏秦。”认为《苏子》中包含有《史记》《战国策》所载的苏秦八篇说辞。钱穆、张舜徽等人从之，也认为《苏子》的内容与《战国策》中的苏秦故事有很大的重合。<sup>22)</sup>

诸祖耿则在此基础上，将《苏子》的三十一篇在《战国策》中一一坐实，即

2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9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

“《战国策》里明著为苏秦的共有二十八章”，再加上《文选·袁绍檄豫州》“苏秦曰，上下相怨，民无所聊”、《艺文类聚》卷六十“苏秦为楚合从，元戎以鍬为矢，长八寸……”和《史记索隐》“苏秦为公子增谓秦王……”三条“佚文”，“恰恰合于《苏子》三十一篇的数目”。<sup>23)</sup> 诸祖耿所言看似有理，但实际上经不得推敲，“上下相怨，民无所聊”一句并非佚文，其实即《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所以并不足三十一篇。况且此不过三十一章，而非三十一篇，古书篇章分合不定，如此篇篇对应坐实，太过牵强武断了。

而沈钦韩、钱穆等人虽未指明篇目，但都把《战国策》中的苏秦故事和说辞当作《苏子》的全部内容，甚至以为《苏子》就是抽取《战国策》而编成，显然也是说不通的。《苏子》是包含《鬼谷子》所载纵横理论的，这已不用再述，而刘向等人既然在《战国策》之外又编定《苏子》，那么《苏子》就一定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他会尽量地汇集其他当时流传的苏秦故事、文章、说辞乃至苏秦后学的作品，而不会仅仅原封不动地将《战国策》中的内容摘入《苏子》。由《史记》观之，除《战国策》所载外还有很多刘向父子可以看到的苏秦故事，他们怎么会不将这些内容编入《苏子》呢？

但是，按照刘向等“因人类书”的工作惯例和《史记》所表现出来的汉代苏秦故事的流行状况推测，《苏子》与《战国策》所载苏秦故事难免会有一些的重合，但这些重合的故事却未必有着相同的来源，更非一定摘自《战国策》，这从《史记》所载的各篇与《战国策》互见却显非同版本的苏秦故事便可知，《苏子》载的很可能主要是这些与《战国策》有着不同版本的故事。

第二种看法是，《战国纵横家书》中所载苏秦材料很可能即出自《苏子》，持此观点者主要是杨宽。

杨宽认为，《战国纵横家书》中的前十四章都是苏秦的书信或谈话，而且“编排的很有条理，和第十五章以后的杂乱无章不同。可知这部分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中辑录出来的，很可能是从《苏子》一类的书中辑录出来的。”尤其是这些书信和谈话，在文首都没有署名，所以杨宽以为“可能就是原来出于《苏子》的

23)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082页。

缘故。”

杨宽只主张这部分材料是“可能是从《苏子》一类的书中辑录出来的”，这种看法显然较前一种更加合理，《战国纵横家书》的内容较少，当然不可能是《苏子》的全部内容。他进一步说：“《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当是秦汉间人辑录苏秦资料的总集，所以篇幅如此之多。从司马迁所说‘世言苏秦多异’看来，当秦汉间人汇编成《苏子》三十一篇以前，一定有各种不同的有关苏秦资料的册子。这部帛书所根据的，应该是一部比较原始的《苏子》，所以收录的苏秦资料都比较原始。”<sup>24)</sup>

正如杨宽所言，《战国纵横家书》所采用的内容，只是出自《苏子》成书之前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册子，这样的册子应该不止一种。而《战国纵横家书》所载的材料都很破碎零散，在当时可能已经不是主流的苏秦材料，通过与《史记》的对比，司马迁明显将这一部分材料舍弃掉了，所以刘向等人编定《苏子》时还能看到或收入多少《战国纵横家书》一脉与《史记》记载相左的材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战国纵横家书》说明了在当时有着大量原始的《苏子》流行，刘向等人编订《苏子》应当采用了不少这种小册子。

如果《苏子》是苏秦资料的总集，根据《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所反映的、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有着大量不同版本苏秦故事流行的情况来看，《苏子》中确实应该收入了有关苏秦游说的资料。但我们前面已经推定《苏子》是包含《鬼谷子》之内容的，这两者是否存在矛盾呢？此问题早有人注意到，如俞樾说：“计《鬼谷子》凡二十三篇，合苏子说秦连横，说燕赵魏楚韩齐合纵共七篇，又说齐秦各一篇，凡九篇，合三十二篇，适与汉志苏子篇数相符。”<sup>25)</sup>认为《苏子》即今日之《鬼谷子》及《战国策》中的苏秦合纵说辞。俞樾犯了与诸祖耿一样的错误，《苏子》中合纵材料不必出自《战国策》，如此篇篇坐实，有失武断，但他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有效地消弭了矛盾，亦即《苏子》中既包含有《鬼谷子》，同时又应有苏秦游说资料。

24) 杨宽：《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68页。

25) 俞樾：《鬼谷子新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7页。

在此思路的基础上，我們可以推測，《蘇子》的內容應大致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縱橫理論，一部分是故事和說辭。前一部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看作是蘇秦手著、或述鬼谷子之法，因而《蘇子》被稱為“蘇秦書”“蘇秦法”；後一部分則相當於是解釋前面理論的事例，大部分是後學擬作和傳說附益，這種類似於“上經下說”和“內外篇”的編輯方法是符合劉向等人編定諸子書之慣例的，此在《墨子》、《韓非子》、《莊子》等子書可見。這種猜測也符合於余嘉錫所言“凡一書之內，自分內外者，多出於劉向，其外篇大抵較為膚淺”的情況。<sup>26)</sup>

如此，我們已經基本推測出了《蘇子》所包含的內容，其顯然收錄了很多與《戰國策》蘇秦故事相類似的內容，但這部分內容是否來自《戰國策》呢？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解決《蘇子》這一部分內容的來源問題。

由於《蘇子》無漢代書錄傳世，我們無法直接獲悉其編校過程，但是却可以從其他諸子書錄中略窺一斑。

劉向《管子書錄》言：

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以“管子書”為主，參以“大中大夫卜圭書”、“太史書”，最後定名《管子》。又如《孫卿書錄》：

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

單以“孫卿書”校，除復重，最後定名《孫卿子》。又《列子書錄》：

《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

26) 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8頁。

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是以当时已经定本的一种五篇《列子》为主，参以太常书等“内外书凡十篇”除复重后，定为《列子》八篇。

以上诸篇可能因辑佚而出，表述稍有差别，但格式却基本统一，都是以中书所藏当时已经流行的“某子书”的各种不同的传抄本，或某种已经定本的书，参以他书除复重而成，因古书多非手著，所以除《荀子》外，其中都包含着后学所述或后学所著乃至所属学派的他人著述，其过程就是把各种流行的“某子书”或《某子书》最后通过汇总除重而定为《某子》。如此，《苏子》叙录或许也可以这样写：“所校籀中‘苏秦书’（或《苏秦书》、《苏子》）若干篇，某某书若干篇，凡中外书若干篇，以校，除复重，定著三十一篇，杀青可缮写也。”

那么，《苏子》在编校过程中究竟有没有“苏秦书”“鬼谷先生书”这样的抄本或粗定本作为底本呢？从《战国纵横家书》看，这样的底本是有的，而且可能还很多，从《说苑》和《史记》引述的“鬼谷子”话语来看，这些底本司马迁和刘向都看到过。而由《史记》《说苑》的内容与《战国策》对比来看，司马迁、刘向所能看到的苏秦故事也是远远超过《战国策》的。<sup>27)</sup>这样来看，倘若有“苏秦书”一类作为底本，刘向等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战国策》中的苏秦故事全部抽出，再放入《苏子》中，这也不符合诸子书编定的惯例。因此，《苏子》内容的来源，不是《战国策》，而是当时流行的各种“苏秦书”、“鬼谷先生书”的传抄本或初步的定本。

综上所述，《苏子》是汉人依据当时流传的载有苏秦资料的各类文献汇集编订而成的，这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说苏秦承述鬼谷子的纵横理论，一部分是苏秦游说的故事与说辞。在后代流传过程中，后一部分由于与《战国策》相似，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而逐渐亡佚，而前一部分由于鬼谷子地位的提升与纵横家的衰败，被单独析出，成为了今天的《鬼谷子》。

27) 赵生群：《论〈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 參考文獻 >

-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王嘉，萧绮. 拾遗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陶弘景，闾方远，王家葵. 真灵位业图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李昉等. 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王应麟. 汉书艺文志考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胡应麟. 四部正讹[M]. 北京：朴社，1929.
- 严可均. 全汉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马国瀚. 玉函山房辑佚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刘建国. 先秦伪书辨正[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 许富宏. 鬼谷子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顾实. 汉书艺文志讲疏[M]. 上海：广文书局，1970.
- 俞棫. 鬼谷子新注[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余嘉锡. 古书通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张世欣.《鬼谷子》三辨[J]. 浙江师大学报，1993，（5）.
- 杜勇.《鬼谷子》著作时代刍议[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6）.
- 许富宏.《鬼谷子》的真伪及文学价值. 兰州[D]：西北师范大学，2004.
- 阮素雯.《鬼谷子》苏秦伪作质疑[J]. 郑州大学学报，2010，43（5）.
-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夏德靠. 苏子考辨[J]. 中华文化论坛，2014，（1）.
- 张衍田.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顾实. 重考古今伪书考[M]. 上海：大东书局，1928.
- 郑杰文. 鬼谷子天髓灵文[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 张海明.《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8（1）.
- 夏丹妮. 鬼谷子形象的流变及其文学影响[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 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通释[M]. 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诸祖耿. 战国策集注汇考[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杨宽. 战国纵横家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 赵生群. 论《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J]. 南京师大学报，1990.



< Abstract >

*Suzi* is the Origin of *Guiguzi*:  
From *Zhanguo Ce* to See the Original of *Suzi*

Zhang, Jin-feng

*Suzi* is a compilation about Su Qin and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Strategists.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 theory and story about Su Qin was separated from this book, gradually evolved into *Guiguzi*. *Suzi* was mainly edited from some manuscripts, like “*Su Qin Shu*”, “*Guiguzi shu*” which widespreaded at that time. It has its own text sources and not completely coincided with the *Zhanguo Ce*. And the content of *Suzi* was also not separated from the *Zhanguo Ce*.

Key words: *Suzi*, *Guiguzi*, *Zhanguo Ce*, *Book of Waring-States Strategic Advisors*, Su Qin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7. 11. 13.	2017. 11. 28.	2017. 12. 04.	2017. 12. 10.	2017. 12. 31.

